

舊學四種



光緒·酉



遠遺堂集外文

金陵之刊

東梅齋  
氏三十  
舊學弟三種

唐才常題



遠遺堂集外文初編

東海襄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弟三

述懷詩一

述懷詩二

贈邱文階詩

報鄒岳生書

附錄

先仲兄行述

清故直隸州知州譚爾襄墓志銘并敘

譚子泗生哀辭并敘

敘曰夫憂傷之中人有飄忽衝盪纏沈盤蓄拔山獄之勢掣烈風雷雨之暴舉血氣心知所能勝以幹事者猝不能當其一擊氣息蕩然若存若亡抗之則無上拔之則無下其來也不得其緒而引之則不可究極合而爲蒼然之感吾平生遺其二焉五六歲時居京師宣武城南與先仲兄俱事畢菴齋師夏雨初霽嬉戲階下兄適他去四顧孑然情不可已遂噉啜以哭此其一也後遭死生離異之感輒一形焉仲兄撒瑟之歲以應試挈從子傳簡至京師覓童年之遺跡悵歲月其不淹以今準昔喟焉遠想憶夫

述一

煙雨在簾蛙聲夜諫或敗葉窸窣霜鏗動宇然鈴其讀意接神親追溯所及方惺惺於中而兄之訃至矣創鉅痛深背不省事哭踊略定則志隳形索清刻至骨自顧宛五六歲孺子也於時蒼然之感不可以解當其幽思潛抽莫可告語道逢林叟耕夫輒欲流涕引與語舊觀禾黍布籬廢塚斷碑以及壞牖味絲皆括與我有一日之好使得見曩之童僕且將視爲肺附而不能一日離然自時尙有傳簡在未幾而傳簡亦歿嗚呼機發必先情極則返折心之痛行三年矣乃克檢仲兄遺文手書一通單辭奪簡莫成卷吹言行之大見於行述志名及哀諫之文無所離麗命曰集外文爾光緒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敘

述懷詩一

黃鶴翥雲漢白鶴鳴九皋嗟破燕雀羣安能測其高息翼荆莽中剝落傷羽毛一枝亦可借幾疑同鶴鶴瀟瀟飄天風雲路將翔翺高飛語眾鳥飲啄非吾曹

述懷詩二

海外羈身容影孤梗糊誰辨故今吾事如願曲偏多誤詩似圍棋總輸燕市管交屠狗輩楚狂名酒牧豬奴放歌不用說檣板欲借王敦缺唾壺



贈邱文階詩

拋卻愁魔又病魔一生才力半消磨少年感慨猶如此老日悲涼更奈何  
逸月意隨千里遠大友 提夜臺心想十年多文階 尊人方泉憐余孔李  
通家子各有傷懷莫放歌又有盟心 弱似中天月上難 離賦上水流 送  
報鄒岳生書

來書謹悉每念足下憂貧甚切竊以為過矣人生世間天必有以困之以  
天下事困聖賢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人以功名困仕宦以貨利困商  
賈以衣食困庸夫天必欲困之我必不為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  
為所困豈必舍天下事與夫道德文章功名貨利衣食而不顧哉亦惟盡  
所當為其得失利害未足攪我之心強為其善成功則天此孟子所以告  
滕文也可見事至於極雖聖賢亦惟任之而已況足下之事尚未至於極  
哉天壤間自多樂趣安用此長戚戚為耶又如某事嗣襄不過隨意行之  
初無成見亦不預期其將來如何純任自然未必不合聖人絕四之道故  
遇事素無把握惟發端則以此心有愧無愧為衡若某事請代思之其有  
愧乎其無愧乎至足下所慮是誠不可解矣昌黎伯夷頌曰舉世非之力  
行而不感者天下一人而已蓋古人以理為斷不問以人言為斷心為我

遠一

之心安能聽轉移於毀譽哉儻足下必欲止此事則請深思至理之極以  
相曉便當伏首聽命也

附錄

先仲兄行述

兄諱嗣襄初名嗣彭字洞生系出春秋時譚子以國為氏自宋為閩人明  
季遷今湖南瀏陽縣曾祖諱經義贈光祿大夫妣氏黎氏李贈一品夫人  
祖諱學琴贈光祿大夫妣氏毛贈一品夫人父繼洵光祿大夫賜進士出  
身今甘肅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撫妣氏徐贈一品夫人咸豐七年九月辛  
卯徐夫人夢蛇而生兄主後從祖祖父諱學新縣學附生贈光祿大夫妣  
氏彭贈一品夫人兄生四歲始能言同治二年侍徐夫人至京師教以詩  
書初不在意及責其默誦兩期不失為陳大旨略指示即領悟然頗遇事  
好攀登屋脊上又善騎揮鞭絕塵窮馬力然後止父誦約束嚴終不自戰  
鞭撻之餘隨以嬉笑或噉其材劣或稱其天全而識者則以為志高才捷  
隔達不矜細節也光緒二年五日之間徐夫人及伯兄仲姊先後亡兄哀  
毀逾恆而部署良事有條不紊是年護徐夫人喪歸親屬歿京師者六人  
皆以歸京師去家幾四千里林麓之阻江河之險南北行者咸謂憐兄以



好弄爲人輕皆懼其不勝任而兄戒懼羈縶有皮祖薦至家營葬豐儉不失其宜卜兆高爽時促而事舉前後共葬九棺久暫有序厚薄有差而皆堅實可經久卿先生翕然稱之曰才而向之輕之者亦稍稍驚異焉四年光祿公之官甘肅送於襄陽時襄陽之車載行裝皆稅輅御夫亡去乃併所載於他車車遲重御夫嗟怨不前俄又亡數人稅車曠野徬徨無策遠見廬車驛驛然來方謀僦以任重至則兄遣也其謀畫周詳而切中機宜大率類此歸理家政勤敏異常米鹽錢刀瑣屑之事備生或鄙而不爲兄乃並核兼綜算無遺策出納棄取權時之贏絀而消息之條理粲然人莫能欺未及十年增置田百餘畝益務爲慷慨好施以義自任嘗言曰用財之道必留有餘以紓一己之力乃能補不足以濟萬物之窮從子某學貢折閱貨數百金償所負族子某死無以殮爲貨錢治喪外家貧窘歲時助之凡義舉必爭先爲人倡而愛才尤切秀才陶甄仰以舉火頻數不厭族戚告匱乏者無弗應由是獲奇士稱而忌其才者竊竊譏議以爲耗祖父業然所費實自己出已無所出不得不稱貧於人人旣以信義重兄咄嗟之頃千金立辦然亦頗負累矣兩次省親甘肅均能有所服助四方函牘及書記得失僮僕勤惰下逮烹飪洒掃之役莫不親察而詳謀之讀書精

研義理不屑爲章句之學工制藝精密沈鬱近明大家徧爲詩輒辭明可喜願不自惜有作旋棄去尤究心經世學與客談天下事終日不倦其論海防主聯絡海軍首尾一貫其論迥商以爲紅茶出口洋煙入口宜皆由官經理益彼所需者茶價值低昂權操於彼而我以困洋煙之來旣不能止則當核其出入使其權亦操於我可視煙茶之低昂多寡使兩相當以定其值其論兵法尤詳書策所紀戰事殫思詳討究其興廢之故發而爲論皆具卓識所經山川險阻指畫形勝以決主客勝敗之勢證之古書詢之父老以及宿將老兵若合符節其於兵制則主用鄉兵而以武科所取士爲將以武生爲兵斯兵不勞擇而武科亦不虛設十年法犯閩粵當道有民自爲教之議兄倡義助餉旋聞議和遂中止爲之扼腕太息以爲失此機則長爲人役矣三就鄉試不第十有四年試罷憤出遊初欲上京師謁選因乏資折而至臺灣臺灣道唐景崧戚屬也以兄進於布政使沈應奎沈進於巡撫劉銘傳劉一見奇之與縱論時事移晷乃退明日卽委權鳳山縣鹽稅鳳山山地居臺南民貧賦重蒞斯土者皆視鹽稅爲利藪分局二十有餘轆轉膠葛不可究詰兄語人曰數月之間司權者三易其人擇而使我我必有以報命乃嚴約章社侵蝕親會計勤考覈不數月而弊



絕當道深賞其才遂留臺灣候補且欲薦於一朝而以改委臺南府鹽務  
爲信比公牘至而兄歿矣初兄至臺灣道署患寒疾醫云無傷兄笑曰吾  
腎經絕矣其能久乎作書與其弟嗣同曰吾一病不起豈非天乎願汝善  
事父以慰我九原之心吾別無長物惟文徵明畫爲友人物當畀還吾負  
累已償有質劑可證旣而欲移居挽之不可蓋不欲歿於官廨以身累人  
也歿之日猶與賓從笑談怡然自得卓午移居蓬壺書院逾時而歿時十  
有五年五月庚戌也年三十有三夫聖人不輕言命惟於顛端則曰天於  
伯牛則曰命豈不以反諸心無可死之道而死及之則誠哉乎其爲天命  
也昔伯兄之歿也曰吾一病不起豈非天乎今兄亦云兄孝友英雋至性  
過人彌留之際首以老親爲念平生好交遊重然諾雖一圖書之微瀕死  
猶恐遺失以負其初心聰明才力顛沛不衰順受正命而無偷安畏愁之  
情是可以規其所養矣羸弱多疾不徵藥物自幼至長每食輒遭週遇不  
偶居恆忽忽悲歌感慨以發其憂鬱之氣不祥之機兆於曩昔稱之曰天  
與伯兄皆無愧辭爾以國子監生充實錄館脩錄歲敘通判於河南賑  
捐報捐鹽運使司提舉銜嗣由新疆巡撫劉錦棠奏保以直隸州知州用  
妻黎氏子傳燁女二人兄長身五立容光照人目炯炯如巖下電頰悟絕

遠

四

倫幼見人圍棋試下數子輒勝其偶臺灣語類烏音久客者莫辨兄數日  
卽能效其言善談諧能言難言之理往往出人意表每當朋好聚談議論  
風生四座披靡好苦思探索精奧無微不至讀書爲文呻吟如病好學短  
命有餘悅焉其歿也臺灣大吏歎息不置沈布政尤惜其才鄉之長老曰  
未必非一鄉之運也嗚呼悲哉他人且爾況其親焉者乎叔弟嗣同以喪  
歸葬於冷水井之原謹述行誼俟秉筆者采焉

清故直隸州知州譚嗣襄墓志銘并敘

歐陽謙

中鶴門人曰譚嗣襄瀏陽人光祿大夫賜進士出身今甘肅布政使升任  
湖北巡撫繼洵公次子也其先春秋時列於諸侯自宋以下爲閩人明季  
遷湘家於茲土世有隱德令聞不昭至光祿公策名天府稱洪族高光祿  
公憫從父之不祀援義繼絕命嗣襄後七歲母夫人徐氏攜從京師初嘗  
怯羸日寢奇孩執挺跳踉夜起升屋馳馬絕塵窮力不止陸潤庠對策第  
一之歲光祿公令受業門下觀聽有移遠自飲戰以古方今殆周處之過  
二陸也聞二年唐氏姊卒死喉風徐夫人與伯兄嗣貽三日繼頌泣血還  
殯差葬九棺者長遠人嘉其誠信未幾光祿公授甘肅鞏秦階道嗣襄送  
至襄陽任輦道亡事豫無廢光祿公度堪家政命歸經紀明發歎馬良隴



者再涂中覽戰爭之山川察興廢之吏治規夷夏之得失權燭茶之消長  
駸駸乎有遠志矣夫其稟性精明賦才磊落善勸而易遷過攻而知改故  
管戒以太察則傷於仁輕疑則損於恕徐度所為信足以發剛囊之生徐  
夫人夢有蛇異故其體修而癯行文婉嫵方物惟肖居恆卷坐曲臥若不  
自振條忽感觸輒興狂歌稠座發議鋒穎四出尚氣獨前大事九奮法越  
之役倡義助邊會和而止賡流滋厲鬱居鄉閭靡可自試造端取譬慨振  
乏絕然以不有私財禮在難越若酌行流歎然不自愉快光緒十有四年  
鄉貢罷黜求自創業言遊九門以戚屬唐景崧為臺灣道渡海從之假資  
臺灣自改行省有才難之歎布政使沈應奎一見奇之進於巡撫劉公銘  
傳與語大悅即委榷鳳山縣鹽稅與單數月劉公曰能宜薦於朝而以  
改委臺南府鹽務為信官廣始丁炷腐已深以十有五年五月庚戌歿於  
臺南府安平縣蓬壺書院春秋三十有三上宮閭之嗟悼彌日嗣襄初名  
嗣彭字泗生國子監生以實錄館詹膳議敘通判加鹽運使司提舉銜  
旋保直隸州知州所後王父諱學新縣學附生贈光祿大夫妣彭氏贈一  
品夫人妻黎氏有子一人曰傳焯女二人踰年二月壬午窈窕十四都冷  
水井之原良首坤止為塋禮也昔吾嗣貽疾革示諸弟曰其善事父又曰

遠一

五

豈非天平今嗣襄亦云君合符節同母弟嗣同遊孤棺於滄海圖正首於  
山邱痛死喪之何威橫八表以安僊睥白雲於秦隴攬遺書而百憂萌為  
銘以刊石儻捐賦於重幽銘曰

悠悠昊天是生才士如何忌之不予修齒齒則不修名則信美季布之諾  
重於鄉鄰平原之風故於貴人被服崇問實文其身風流悼歎及世相保  
誰曰瀟下安於遠道誰曰百年多於遠土中玉樹昔人傷心杉山之陰  
無復人琴松聲四起墓門蕭森

譚子泗生哀辭并敘

師談大國

光緒十四年譚子泗生與其弟復生秋試報罷復生將回侍親於甘藩泗  
生則謀北上博一官謁余於長沙湯氏館談移晷惘惘若不忍別余以泗  
生疏敏之才氣盛而志遠平居慷慨談經濟咸能見其大此行固必有合  
也益究心於道以立其基其學方進而未已其志殆未可量遂勉之以不  
朽而別其明年泗生竟卒於臺灣嗚呼泗生蓋北行以資竭折而南立談  
動臺撫輒試以事而事治臺撫將聞於朝而泗生遽以病死也豈非天  
哉豈非大哉泗生仇爽不羈喜任事者聞馬江之役裂背切齒若私憤  
方與余談募邑中萬金助海防餉為行省倡走書促索檄不數日聞和議



成事以未就然當是時可農百方籌餉搜括節縮無弗至至於不得已預  
支典稅加牙帖度支可謂徂極二三大臣僅有能出私財助軍實者分人  
人心泯生之心以毀家紓難則巨款可集眾志可恃朝廷聲威可益震  
然則泯生之忠憤烏可及已向使天假之年動心忍性操尺寸柄以報  
天子視世之營營於利祿以瞻其身家者必大有異也嗚呼何天奪之速  
耶泯生伯兄癸生恂恂儒雅多究心當世事歲甲戌余應首京師癸生遇  
我特厚明年癸生以喉疾暴卒余聞之愴然今十六年耳泯生又懷才將  
遇而死何足勳一門之中生才不偶如泯生伯仲皆吾瀏後來之秀而  
皆不永其年斯真可慟也已泯生既卒復生歸其喪余道遠不及會葬觸  
緒生哀乃爲之辭曰

劍氣騰其不可淹兮孰則闕之豫章生其不可禦兮孰則札之天旣界子  
以淑姿兮志濟濟而弗施瞻皇路以求一過兮涉瘴海其如節蒼蒼者信  
難測兮嗟人生之如客叶墟麓於九泉兮任夜鶻之唬血



遠遺堂集外文續編

東海寒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弟三種

菊花石秋影硯銘

菊花石瘦夢硯銘

菊花石瑤華硯銘

菊花石觀瀾硯銘

菊花石長秋硯銘

菊花石硯銘

菊花石硯銘

柳硯銘并敘

停雲琴銘

單刀銘并敘

雙劍銘

護鼎銘

蕭賞軒像贊

畫像贊

三人像贊并敘

遠一

彭雲飛像贊

先從兄馥峯遺像贊并敘

附錄

題先仲兄墓前石柱

輓劉襄勤公

敘曰遠遺堂集外文初編爲先仲兄作也吾之哀吾兄也止此乎嗚呼難言矣吾之抒吾哀也筆馬而中止與不止而卒毀其草不知其幾則四五年來獨遊子處仰而歎俯而悲憫方今思昔者心緒之而益孤邁參之而彌舛目之而形枯耳之而聲側其始也微動而其究也無窮所爲歛口而嚙哆口而歌哭非哭笑非笑輪困樛葛以塞噎於靈臺之中欲筆馬而不能者又不知其幾也嗚呼難言矣少勤業詩然自吾兄之歿氣侵而吟不能長音墮而舉不能數遂一發其迫於不忍者於銘贊有韻之文得若干篇爲遠遺堂集外文續編兼以俗所謂輓聯者附之既成敘其意曰人之於言也非一端而已或近而遠或顯而微或約之入毫髮而無餘或擴之彌邱山而不可盡然其歸也一固一不一亦一也方其有所觸而興遊馬處焉仰焉俯焉今焉昔焉心焉過焉目焉耳焉無往而非其所觸不必其



贈以歌也不必其哭以笑也無以自解於己益無以授解於人人之聞其言或恂恂繆悠相去甚遠徐而跡之若有可觀而卒不得其意之所存夫意之所存已且無以得之又何以爲乎人哉然則余雖久不爲詩而前此而有作亦若是而已矣繼此而有作亦若是而已矣何也一固不一亦一也故吾之哀吾兄也遂止於此嗚呼難言矣光緒十有九年春正月敘

菊花石秋影硯銘

我思友園西風振翠花氣微醒秋心零落郭索郭索墨聲如昨菊二備莖葉下池有半蟹其什

菊花石瘦夢硯銘

霜中影迷離見夢留痕石一片製極小厚才分許任石形之天然無取雕琢如指石之日瘦夢

菊花石瑤華硯銘

投我以瓊英以丹以黃以莫不平文質並茂光潤水玉名之日瑤華

菊花石觀瀾硯銘

落英之泛泛風行水上渙文不在茲乎才士也夫墨池塚之甚光坦餘任其變巖巖然序次錄

菊花石長秋硯銘房謂

秋何長也不隕故不黃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銘則譚而贈則王也

菊花石硯銘房謂

謂其頊而又佩謂其逸不隱而文以華墨之墨之當其無湯湯者澗曰惟

菊花石硯銘房謂

厥家噫信余不余畀而以賡於吳硯爲王信

菊花石硯銘房謂

身將隱焉用文然其篤實之輝光終不以磨涅掩其真以贈唐筠叟而銘

云云蓋曰如其人如其人

鄒硯銘并敘

鄒岳生畀嗣同視質黜文哲形體如帶兩縱不同之立方不琢不橫製甚

樸野嗟乎斯石之不外飾也

取疏之道焉岳生以其大素之質辱與賤

兄弟遊死生契闊不易其度卒累於嗣同之頑愚爲世所譏鳳兮鳳兮於

鳩奚難而斷金之誼遂遺以山河可云悲哉撫物追悼幸不墜失竊取璣

鐘鄒鼎之義名曰鄒硯而系以敘

儉墨兮儉丹式憑茲兮永歎詰然今雖其聲塊然今雖其顏而經歷之節



兮卒以完

停雲琴銘

爲蔡王  
生作

欲雨不雨風颺然秋痕吹入鴛鴦絃矯首轂弄心悵悵同聲念我願我高  
騫我馬馴兮我車完堅汗漫入表周九天以琴留君語爲君先

單刀銘并敘

余有雙劍一曰麟角一曰鳳距取抱朴子之論刀盾戟杖曰知之譬如麟  
角鳳距何必用之也若夫單刀北方之利器絕術亦惟稚川始稱之且自  
言乃有秘法其巧入神由來古矣銘以自貽

單刀神者葛稚川譚復後以千有年

雙劍銘

橫絕太空高倚天穹矧伊陸岫

樊寶之鏡蟻鼻有烈服之有載

讒鼎銘

曾不出刀曾不出薪天下爲秦相割烹

蕭貫軒像贊

神清而華其貧則鶴貌肅而挺其屈則蟻豈存諸中者不足副其外歐抑

還一

時猶未至也故遇之貴人若吾亦負奇表者乃患難憂危日相尋而致茲  
吾與子長爲天棄乎斯已矣而孰謂其才之適宜夫所遭之寥寥而蕭蕭  
而漠漠吁嗟乎來者不可期往者不可作匪合孰獲孰獲非合如無所合  
也亦無所獲也歸去來兮同我淪落

畫像贊

噫此爲誰嚶嚶其骨稜稜其威李長吉通眉汝亦通眉於是生二十有七  
年矣幸緋衣使者之不汝追天使將下上帝曰咨其文多恨與制違然能  
獨往難可非放之人世稱天曇海枯石爛孤鸞飛

三人像贊并敘

光緒十有九年與饒仙槎李正則同寫照於上海旣而焚輪振槁兩絕於  
天旋有議饒甚口者詞連嗣同惟懼之餘彌用悵悵遺此戒之云爾

三子並立饒者髯右者維李左者譚沈沈之海天所灑於此取別相北南  
旣南旣北用不咸相語以目旁有籍髯乎髯乎爾何談平生已矣來可砥  
石者闕泚其口緘左者之銘神則監

彭雲飛像贊

莽莽大野天高地卑默寄其間若有所思其思維何請爲陳辭丈夫磊落



千載爲期於時不利庸也奚奇沒齒獨情孰摛其泥永懷前闕信迪無疲  
蕭然無人蘭香自吹

先從兄馥峯遺像贊并敘

光緒十有五年冬從子傳簡病且死出其父遺像丐一言人事卒卒未卽  
以爲而傳簡破乃擲撮百十字爲延陵之劍從兄名嗣蔡縣學增生沈默  
強識能屬文父子皆以愛患促年尤可悲云

吾門不幸耶何以有君吾門幸耶君何以不存起忽厭世若無足羣謂天  
蓋高呼之則聞謂君蓋幽有煜其文令譽不忘則庶幾乎曉此不猶愈於  
撫遺編而穆然以長歎

附錄

題先仲兄墓前石柱

恨血千年秋後愁聞唱詩鬼 空山片石蒼然如待表肝人

輓劉襄勤公昔巡撫鄂疆時余兄弟皆蒙其疏薦

西域傳見蘭臺一家之書縣度紀師程銘石還應邁前古 東漢人行舉  
主三年之服深知慙薦剡酒縣何止爲情親



